

朱太復乙集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七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跋計四首

傅仲執五經五制義跋

辛丑上秋止西湖會楚孝廉傅仲執于大石之厓
一見賦清揚翩翩佳公子哉以舍而居昕夕談談
玄風拂人擷名理之英茹文心之穎遂相定莫逆
于白塵之下問下風於玄草之壇且半月餘泛游
至樂也固知公子腹中之奇五筭便便矣一日出

其所為五經五制義相賾讀之冷然賞心各已握
珠象罔啓鑑疑耀恨不令生漢帝時何使白虎同
異紛紛三尺之喙哉以翊統則五緯小論以贊運
則五德名談以應目即五始大篇也立言如此自
當同書契永代寧渠隨功令轉劫乎吾得仲執品
概矣經道經世通五通三刮目湏之大儒湘郢風
騷卑卑小技止宜在八九可公子尊人為山東左
丘明傳楚繁先生子以千乘今使事有通家之舊名
門少年弘文英器努力往矣不獨使四世關西八

葉太原已也夫六經儒術之河源窮于源者百谷
千流曾于歸虛乃公子小賦新詩抑何爛然蓋其
楚波之餘哉世業大雅風尚古人言言匠心冶范
足陶鑄二歲推輓五車奇哉未愧今罍罍優益者
夫幾執盜乎哉

觀潘景升貝笈留跋

并遙寄張林宗孝廉

公子

道民未交景升知景升詩及交景升而盡知景升
詩信知景升翩翩豪士哉其詩為齊梁而都麗風

華源出於漢長卿也已許別序之弗論獨怪以彼其才而倦游慢世無所用其略於四方之務而傲岬豪舉所到挾青樓翠袖自放而臨卽茂陵遺韻耶景升曰咨吾寄耶吾所寄其有未寄耶一經不售二毛晚矣行且入道從子空同之下寄且必歸且為久客而後知反舍之樂也吾昔許吾友張林宗伊洛之上矣吾游半天下友六之突莫逆於二子民曰林宗何如人曰今司徒公子也適與貌禪與心未冠舉孝廉舉而婚婚不成寔夫婦大布

長齋聯床止觀而脩淨土相命曰道友民雀躍而
起天下有葆真卑服而雙脩如此异人哉吾直侍
之下風吾入道二十年矣有妻妾二不祝化何談
津梁發覆者衆莫應也吾五辟寒三辟暑再辟穀
天若用吾鳴矢於衆卒又莫應也林宗其有應者
夫有應惡取多吾一林宗二為王侍景升而四景
升方猶于技驚於才背于道抑牛之丁蠅之丈人
非證乎凡技何至神有道焉常見胡僧持應器唱
于市吾化鉄腸羅漢不化豆腐腸羅漢一市莫解

夫鐵而然後可逆革腐靡爛矣故曰有大夢而後知大覺猶之景升曰久客而後知舍樂也景升庶幾有聖入之才而未知聖入之道吾將以道告其才其應乎往語林宗冀與共之

周秉忠陶印譜跋

世實用三品至石金皆天產而陶埴為四陶人工也致奪天焉自甯封以來彌巧彌古彌珍所傳代中諸窰尚哉吳有周子而新窰寶埴於古亡辨然其陶印周子倡之古未有也自埴自篆文不減漢

藪質亞黃玉江南名貴人傳為竒周子吳之巧人也
也百家書畫無不貫時出戲其緒時以人奪天作
貌以刺心為園累山如飛來削吳治擬於木鳶陶
乃一耳抑周子晚好道曾傳秘于郝玄鶴又其餘
竒幻能虛室重屋中致仙壺注酒大雪獻紅桃夫
道大巧若拙損之至無巧道家所禁夫所忌也周
子既聞道儻一旦既雕既琢鎮以無名之樸一切
故使土苴爾眩戲爾夫曾何足刺心云夫若拙為
道全拙非道道曰神曰虛靈寶也出為巧反為真

用之人不用之天天授予以寶豈其不自寶寶而
弄物以寶則喪寶乎茲寶於彼何多焉丹家曰爐
冶白三物曰金曰玉寧亦陶道乎哉夫亦人奪天
其獻大巧乎巧莫如周子一反耳

王文成陽明先生手東跋

王文成公素所私淑者道德耳未嘗睹其翰墨今
過沈叔敷許會施懋伯見其三紙與其王父臬大
夫西亭公相聞者法度不盡師古而道邁冲逸韻
氣超然塵表如宿世僊人生具靈氣故其韻高冥

合非假學也。右軍子孫在會稽書法獨不傳。文成當其苗裔耶。觀其骨氣雅有祖風。然而功業昌厥祖多矣。其所未至有以也。不朽之三藝。熊故不與焉。曰游可耳。

餽體

啓

計七首

謝吳太守元甫送楊梅啓

楊梅有狀元紅丈所致。夫乃是耶。非有北山主人不得嘗也。敬謝光浮。五珀澤映火齊仙液。流口中。

之丹天漿垂掌上之靈芳添朱仲流甘清勝醑醕
吐艷渴消梅望愛過桃餘

謝鹽臺左心源公上反幣啓

山中朽物雅不與於冠裳常內名流尚別期于丘
壑仰愧登龍之幸俯慙題鳳之違擁篲抱歎于空
廬兼金更分於大府自念行無坊表衡門曾濫品
題跡恩林泉丹竈何煩珍襲單衣藺食湏世幸以
無多婦績傭耕在官敢叨分少昔已開罪永矢固
愚實非谿壑矯名願托山澤含垢遙拜使以還王

徒懷德于斷金湖南漁碣蕭蕭極北烏臺眇眇雲
泥復隔披二天以何年木鴈殘生結寸腸而垂老
言不盡意望切知心

上鹽臺左公心源枉過市廬啓

伏念長春一介行吟逋客十年匿景道民獨抱烟
霞之癖久絕城市之迹明臺行部之節繡斧所至
清風何期式廬之典干旄忽臨虛室仰舉引車古
道詎千年俯賁于畫龍顏闔鑿坏高標敢孤踪僭
托于避馬白駒維久丹鼎戀深有懷知已於下風

無路從人而上謁青雲漠漠隔披霧於泥中白日
昭昭鑒盟心於世表達人天宇長者風期冀神通
江海之交或恩賞形骸之外引領久稽輸心尺楮
冒干公府何任主臣

謝辭史方伯小啓

棲巖匿景遺民疏跡曠儀公府固陋十載罪狀必
徹上聞寵錫二天德愛徒深中結雲泥有限懇懇
無心下體倘和於度中寬政類及於化外望風遙
謝跼地深慙拜私使者能言冒昧主臣無任

復軍門甘紫亭公承啓

適民自還山中屏跡物外歲星一周矣念不得旅
進公府之交遂不敢仰濫冠紳之賜始以固陋積
罪丘山尋復知非重難改步鎮臺威命霜肅寵予
武施草木敢自外于春華衆石已錮盟于初服遙
拜還玉愚守故吾上冀包荒恩深造物

謝烏程明府陳敷奎引問山中啓

蓋武城之拔一猶言公事來趨單父之友多未見
引車先看桂樹山中十載獨野人招隱同心兼葭

水上一方詎明府邇流下濟好龍買駿慙叨適館
高風蒙虎澤麋敢作踰垣狂態在郊之干襪孑孑
啓戶而徒跣跚跚金章真宵接緇衣黃褐也來看
墨綬竹徑只過羊仲如堪謬辱臨叩桃花久悞漁
人不稱勝遊河縣高談肆騷雅無虛玉塵名流玄
攬對山川聊媚烟霞老物自仲舉南昌之往來未
有竟叔夜林中所聞見何如况五斗分出膏脂三
接親申谿壑遙使蜩庶稿壤不敢亢一介於君前
鼠量河流祇愧積餘蔬於妹棄九稔吸風癯叟寧

累一片豬肝百年炊屢老妻且飲幾殮魚肉肯陶
公黃菊就評酒送白衣來今葛令丹砂竟闕齋供
青飯好車下爰爰雉迹長傳天邊眇眇鳬飛頓絕
蹊門藉首自投荆棘已無衣奉篋捫心何用瓊琚
之匪報夕采山精草秀晨裁蛙奏蟲吟靈苗饌入
玉盤清素穎寫登紈扇薄微志二天私感上塵乙
夜閒觀倘看月中庭或下烏程之酒試張琴退食
備調淥水之彈恩未絕於秋風懷不減乎幾歲謹
啓

謝歸安李令君歲儀啓

白雲卧去久不知春紅燭今來又驚改朔伏念畸
人朽物散髮無衣痼養殘生淹迷一紀不能旅進
絃歌之室披對雲天安敢復冠帶之交好領時
歲君民之分已懸施報之禮復罄金錢凡茲念言
良足愧心藥鼎齋厨幸得無勞望臘敬援辭玉甘
罪守株陽面冰釋那非被宇下仁風柏醢椒盤且
自舞山中化日冀有道索我於形外俾忘年休老
于田間幸甚懼甚

揭計一者

上陳志行府君薦經師衡州別駕尤鳳岡
先生鄉賓揭

伏見舊衡州別駕尤應祥者春授經師也侍州髦
以迄垂白起環室而反歸田步趨所恒服者最真
歷履之操秉者盡熟董帷鄭帶沉酣淫百氏而業
摠一經絳帳通門脩脯歡二人而家空四壁泊如
彈琴非病之遺風矯矣負米樂饑之苦節人倫暮
為世範公望表以國禎澤宮早射竟不漸乎鴻儀

別駕卑棲更終淹其驥足然而服勤官下遺愛南
中獄獄拔無辜之囚講堂育有苞之仕波濤輸萬
里之巨材漂沒拯數千之輓卒地留蔽芾之景人
祝畏壘之尸吏績長思里居更薦臃腫鞅掌為與
灌畦沉陸以居雙承鳩杖以綵衣娛深慕孺間過
羊求於竹徑跡掃他賓儉有白圭治生之概而恥
其趨貞有房方表俗之標而藏其迹雍有太丘之
門風不為其道廣真有中散之土木不教其名高
衆妬同靡同流獨行終持古道故其二難競爽九

旂皆敷升斗今甘豆夕待火者不少阡陌在
臘遺酒者成群軒車罕詣於公門耕織早登於井
稅故居甲第之僞豪右始嗤其簡陋近歷蕭牆之
後閭左頗斂其清真此所謂優游空谷之遺賢敦
靜在郊之逸老上足重園下可振時者也予旌今
目良太守親已引其車為式其廬函席有年予小
子既已服其人敢愛其鼎俯信不阿孤尚何妨子
貢之游揚仰承有乞典刑足備周王之博史番番
元獻榮三終風雅之懿秩秩初賓新一郡橋門之

望豈不舊儀憲老籍後來以于光盛德主人合升
歌而盡美者哉

疏計三首

戊戌入室一年已亥立夏辟穀陳情報玄
永道真醮疏表

無為太極之先有名萬物之母含生含化自本自
根扶輿不毀乾坤奇器交通離坎法輪千劫人位
三才璇宮霞闕真官徧陟星躔主笈雲籤實誥潛
藏洞府度世降神者時來天上登真演化者常見

人時見其心知慶心有真伏念弟子長春金獅摩
市夢生遊天形玉犀貫神庭長符道貌氣滿以朗
襟泊而冲風穢喧氛恒欣靜處十年環堵未嘗濡
足向人兩令專城告願約身利物杜門遺業旦許
不改窮初弛綢出因陰行懇持官下但以宿因未
淨見世多遭生為統縉之兒早附簪纓之士未免
豪娛習染因是狂俠氣矯好脩格物小露稜隅練
要急名太嚴剋按煎雕蟲繡虎障逐才生或射鴈
弋見魔隨慾集內者出外者入火不降水不升蓬

心未老先摧薄質望秋就槁一官碣塞愁淹渥鹵
沮泥三歲吳陰幾化蛟龍罔兩仰知天意思生於
害實異人理亡而復存政逢玄海回頭爰習黃庭
下手茫茫世網萬念摠息於前塵冥冥河車五氣
期鞭於後駕願以緣非尹喜函關不授真經才謝
女僊洛誦妄窺副墨又且冥諦孽根深種丹方藥
物希微慙無行滿三千動遇魔高一丈即起居眠
食悉屬畏途歷病苦饑寒堅無退步何意仙慈仰
格津梁夢寐指南車遂賴聖力陰持沆瀣清霄朝

北斗訂頑振情心印口傳盲聾始就鑪錘塵垢今
歸陶鑄華洞茅君神鼎躬承羽節仙衣後宮許聖
靜環面命黃金白玉從此如如超幻五蘊皆空漸
至息息歸根三花欲結恍兮忽忽兮恍風生綠水
微波無中有有中無雲落青山自在泊乎金門放
逐便與人境睽踈黃冠幸遂還山絳雪期成入室
別業漁家傍菰葦猶言大宅焚煎重開道舍接烟
霞獨坐雲房清冷曾樓紫氣山川拱太乙之居園
室丹光鉛汞烹大還之鼎壘丘植樹聊悅天遊疏

沼栽蓮藉成神供下有濠水游魚出戲上則緱山
靈鶴飛來逍遙六月息扶搖儵忽三關開局蒼一
陽冬至龍吟虎嘯八卦甲子神機鬼藏萬川總產
玄珠大地盡凝白雪淥同于得失同于失故曰道
非常道損之又損玄之又玄幾焉人見其人天門
闢而真君來土釜溫而嬰兒結日月朗交銀海時
當前恍恍陀陀山林挺挿金城身到處瀟瀟灑灑
妙門七載單衣已四犯雪霜密室周年辟穀新兩
周弦望此非人力敢忘神功况嘏煉日時未解迎

天皇玉書而脩營方位或悞犯后媼五丁為此敬
集羽流齊脩法醮上酬靈貺下謝幽愆紫芝羞天
品之珍玄水被人塗之崇中天建月大火殷霄八
空騰景颺朱煙九曜連珠暉碧落玉華益衷諸真
冉冉登筵釣嶺聲中五帝詵詵下輦伏願太霞神
鑒永收七道遺洪鑪未景生涯長護百年依法界
弘貫前寬是紫冰霧融消默佑顯行陰功丘山積
累妖魔化為法侶坑宅盡是福堂道氣常存谷神
不死無飢無渴任寰中日徃月來不熱不寒度世

外天長地久并保妻妾居長淨屬房間與河上同
安兒女息穉靈苗膝下共胎中並育遲尚平十年
畢債救屢終遺豈子房萬戶封侯布衣始足藥壺
竹杖他時竟託松喬綠髮朱顏何日定生羽翰無
私大道誓普度十地歸真有種衆生期共滅三塗
轉劫龍沙八百會今已及期拔宅七十家更傳何
道道弟子長春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上疏以聞

再啓固道保祈真醮疏表

伏以元命乾坤不毀谷神天地為根循本始象列
函三登究竟功玄吹萬先天後天鑄太乙以陶鈞
出機入機鼓馮庶之橐籥是以天人合發道器同
流與能者陽引系緒之本宗不宰者冥毓胚胎之
長發外道妄戕根器休誣我命非太迷涂幸濟津
梁敢盜天功為已伏念弟子元素術匪口傳訣從
夢覺師心者天啓其鑒物化者神牖其衷粵自築
基初地逮夫入室圓功始而進火辟寒至於回陽
斷穀七年降魔苦行九轉烹藥神符摠借祖力鑪

錘粗養嬰胎黍米既于撒手曾肅齋心虔告玉清
以啟泰壇冀護金丹而固靈府依然偃月載歷飛
霜白穀雨登甌內凝塵逾淨玄芝漸長釜中積雪
常溫一極動靜玄同五體形神妙合膚幾冰雪骨
傲煙霞非有息默補剝陰陽天公何得換骨屠毛
响嘔氣毋況獨鶴陽神未出四大觸境逢迷五龍
靈將陰持萬法攝神不壞起居出入漸喜無魔變
化吉凶常施不測竊念今因宿業未懺除條赦罪
祛邪損邪解網帝之大德人豈無情齋設清祠嚴

酬玄覽時南陸軋元十月正北方天一初生明水
薦時燎火通夜科儀如律至敬無文功半九十堅
固唯在寸心文演五千勤行獨持三寶法天行以
不息如大道以無私善無微而不當為惡無大而
不可化宇宙含生蠢屬熙熙盡上春堂旦暮有覺
利根混混同登化國并乞天心有眷餘慶人口無
他保延稚子之皈依持護眷屬以清淨另具道士
保祈疏中云云

超生釋業懺過疏

伏以道徹幽明信法寶超離之有契理齊生死徵
靈曹復報以無差匪公匪私無言不酬無大無小
有願皆豁旦旦赫赫人心炯在天觀冥冥迷迷神
力昭通鬼道白日青天方寸盡經世業夜臺玄府
錙銖不爽人間唯德善能延命回天唯皈依可懺
過消孽惟情塵空盡則萬緣夙障摠逐情除唯道
業真圓則三劫沉迷咸隨道轉已徵靈響仰證三
辰卒借陰符下超九土伏念弟子无素入道勤逾
十載持行苦歷多魔敢云仙藥圓成漸覺嬰胎靈

異今蒙照拂敢隱肺腸憶自少時為都美丈夫或
是往初來風騷才子邂逅幾逢投策翩翩欲當弋
鳬幸塵軀護以鬼神每發情止乎禮義洎乎中秋
月下壬午江干妓曰陸三品同蘇小絕世傾國尤
物移人相士賦鄭女清揚之偕憐才矢文君白頭
之一薦席于烏七夕捐佩允矣三星期度銀河來
步金谷那割髮要盟日月忽致身行附雲霄士當
釋褐之始方資靖獻以滌身官防納履之微敢咏
狹邪而淫德羊岐偶失謹勺藥以無心鳩甚何耽

廩迷陽之傷足嗣余參商旦誓簧鼓流言鳳凰虛
下臺中鴛鴦別羅堂上抱布二三之刺我亦慙之
聚衣伯叔之將子其遠矣夢醒巫山無復雲裳過
烏鵲音悲蒿里空傳玉骨下黃泉幻景何存愛波
已絕自此廬中苦出六載海上塗泥一官病骨垂
亾道心堅發清淨眷屬見在已散空華露水因緣
過去頓消塵障但纏身千魔百難有動成迷亦悔
心半世三生無明造毒或偶誑失人人傷初仕官
中或旁狎浮游身負少年場裏或一意神嘆卞性

或二口鬼責違言或貪癡情債久逋或流浪愛河
未洗雖無盜財殺命上犯天條亦自敗禮悖心下
乖人願存是讐家沒為怨鬼不料諸天降惡乃起
匹婦含冤結害生恩撫心善背恨士也不思反是
怨狂且乃見參差昨歲風聞可憐長跪對天而經
雉今朝景怪猶然帶索向我以流珠定中晝現來
姍姍翠黛當年夢裡辰逢徵兩兩朱提故物少焉
獨寤炯以延眸來此對談宛焉在耳自傷性急敢
怨仙郎但說道成應超下妾心是中元齋度之日

手持救死三疊神符遂下三官考校之臺目見判
生一宗公案詞曰雖彼恩愛之私亦汝牽纏之業
心雖無累事出有因曾參即不殺人伯仁豈非由
我既已道出人間亦當功施地下理應昭雪法度
沉淪唯出冤途起生人却隨有鬼引陰囚累累注
頸予揮星劍烈烈當旬斬開雙結永斷冤繫之繩
剗出五臟盡剖相思之癖形擲以投空響嘉焉遂
滅諸此幻恠赫著靈光永以解除冥超鬼趣念道
力之非幻荷神鑒之有昭敬啓齋壇肅承玄况拔

彼三塗滯魄輪轉化城湔予寸念愆魂鑑空丹府
一飲清涼水悟火坑何苦惡煎長繫摩丘珠覺霧
障頓生宣朗人天各別余我無冤伏願堅固法身
從此逍遙自在亦使流傳世口庶以懾濟群迷余
諸不信生死因緣請眎此段幽明應報凡牽慾網
即結情癡凡起恩逋即成讐對凡鬼趣即在人心
凡陽善即通陰果莫悞世塵石火果然人語天雷
怨豈在明妖不自作冤冤無貸念念難欺黑山跡
埽人間白業岬登天上臣弟子無任云云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八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計十五首

丙申

寄上薊遼總督備倭御史大夫孫月峰先生書

民不佞自釋褐衆中受知國士歷十年未嘗敢及門聞名奏記私人守固陋也會天之幸節鎮東土而民以海上下吏疾病殆盡投効乞生節下和放

雀之仁引執牛之義出溺人道之塗吹死灰屬其
焰以故還卧三歲枕席救如帚藥澤高于山膚刻
首童足屨而重被衣冠入趨朝廷是節下之施
過壺飡田司命而再肉父母也造固有成矣間者
濶焉隱顯萬里祠祝雖殷竿牘闢謝苛禮縉文非
所陳效夫生至大也有生有所以生歟兒臧監脫
于水火必懺心革行圖補後善彼其拯之者尋常
耳未必心翼翼善善也而履險涉患人情思反况民
自待雅未敢薄也節下又一世名德也所救故非

以其軀也賢者固曰生而善之而吾生而廢汙之
烏在生之加于死乎伏牀以來衆情遣盡百務屏
却無復櫻人間世長此丘園樂足忘老而產弟敦
駕携室北征節下固知長春豈為此一郎懷肉行
乎過江得正月臺省報憮然輒悔戒途天地閉矣
出者歸而退者進非計也三命反楫而室人強之
已行入都政會

兩宮災後

天子穆清如故嚴程書理煨燼宰相六卿以下泄

泄色承以一空紙

詔書塞責宮巷陌市囂囂翕翕詛譟之聲聒耳庭
著生草署局堪羅芭苴燕樂夾鼓穿竇公行無忌
大者觸羊小者伏馬賢者蠖伏不肖者蟻附此何
日乎義不得覽仲舉之轡則欲灑賈生之涕日夜
刺心不可隱矣然而民復自念連年封事留閣積
憤如陵襲文具無益耳而冒陵鑠不靖之名不知
以為宣驕智之所不出也危言拂辭叫呼苛切有
虎翹而無納牖犯其所不堪幸不幾以自成名悖

悻過上磯水愈激忠之所不忍冒也比來言者詭
稱朝野暮爽貌直中曲陽劑陰助致

主上心薄公卿口實謂詭語自蓋耳民未立朝
孤無黨而恩此顏波義之所素恥也官未拜而陳
言非禮也即耳逆容職業以佐末議滌身繩步絕
干謁省游交官足塞矣非有急而越俎侵職罪也
都水即樂之初錚錚有口震于朝民一見責數
之曰過矣直以子之才當效節官下湏以濟國
家之急今所不足非言也剝落盡標梅無三矣而

又將速其鞭為乎如一旦有事何言齒未寒而海
徼之報至矣嗚呼此得已乎情事未易一一言也
夫關白一海王馬廐耳奮其狡武殺主挾國定三
十六州西面虎視有窺 中國之心誠不可不備
碩其入朝鮮蠻夷相殺耳宿兵保塞聲為隣援而
靜待之足矣大司馬無故悞 國背

主私遣無藉白衣小人奉和親請成于竟外約定
矣而又命經略率師出塞代夷接戰費縣官軍興
數百萬不能逐倭定屬國方戰勝日馳令軍中曰

殺一倭者梟首遂使三軍繼甲束手暴師海外三年以待和我封貢之議今使臣行又二年矣兵營不撤迎船不至彼來一小校我奉之若驕子我宗臣小侯禮使羈餓三日五日而餽領之此尚為乞封乎封乞乎往事已如此賊臣萬死不贖矣而宿盟有負一朝行人縛使臣逃雄兵二十萬航海而西首報至之日滿都人無生氣訛言搖搖賊臣倉皇一籌無措指稱廷議歸罪亡使而科臣又代為游說請免譴退大臣坐視不出一言

主上又優許任之當是時民已發憤叩心對妻子
流涕誓一死伏 闕懇

主上借劍斬賊急備守禦矣待七日而給事有疏
御史有疏得

旨下議然而賊臣多金巧結中外蟠固揚言破敗
封事誘亡使臣本起節下節下請兵守塞謂疑敵
不許閉門詐稱風疾稱服毒要佞惡輔臣私讒
主上謂小臣逼勒之未幾而副使報至矣抗章稱
慶補遣科臣其所自請也

天子信而許之至為詰責六科還繫御史言不當
遣者至重矣會有

中旨兼勘明日復唆佞相奏傳就便副使補正沈
惟敬充副嗟乎遂至此乎自古有如此朝廷如
此政令乎倭窺吾國矣何所不至兵一連結天下
騷起此何日也曹御史下獄人人畏死舉朝眯目
緘口縮手聽一二奸賊肆然勾通島寇愚弄

主上悞危社稷辱笑四夷嗟乎寧赴東海死耳
生不忍也此民所以奮激不顧狂言指斥求為

主上伸威解辱定傾嗚呼豈得已乎言行少益于
政不行亦存其議民即誅死不恨向者海邑病時
分死矣竊以死小小百里長無事止為狗祿故告
休乞命政欲得當死成其大強病而來固以一日
未侍

主一勞未建一言未立也書上次日待罪左掖中
官傳言相臣恨民辭切色厲進帖請重罪以儆亂
政者

主上早發旨還杖再追再竄

御筆三易而下則日旰為民矣

聖明寬政陷死得生逐臣感激每念墮淚然當事者豈知民實不畏死何有一官而柰何自以無厭之腹度他人之心乎嗟乎此意下知吾心耳事終未易悉悉言也夫倭之倂一封不了盡知矣幸而中變執辭聲罪閉關絕通脩戍謹堠內息肩而外示無恐此上策也詰責初約遣勘領詔如民所請而陰為守備觀變觀萬一之成此中策耳當事一不問隨進隨補漢宋之辱未有此也而又命及

羈囚至亡賴夫惟敬出入行間四五年往蓋嘗卑
體詘膝以見闕白至瑣下也使人將

天子命封遠夷理固當廷抗交賓主面折服之易
則易于則于而一旦以議事行人改步儼然倏固
不聽惟敬亦安得此面目乎人既亡行禮復損降
夷心鄙薄而威督小人何所不承封不成則中行
衛律復肆島外成則賣國而引寇責償必至耳
不出十年矣料賊臣當就木而

聖上柰何凡此民皆未忍言姑就而調停曰稍賢

于大辱而置封度外力脩守耳所訟至諄至無害
也當事稍稍虛納即殺吾身用吾言死實無憾足
報國矣而怒其人槩置不錄此民所為疾首裂
肝哭國憂天忿忿一日而九迴者乎已矣亡及
矣蠱之上九非吾志也夫僚力排難當官之責也
干城消不虞疆圉之任也鞠躬盡瘁忠臣之義也
三者節下當之矣然外有山甫內無張仲外無岳
飛內有秦檜安平不與其功有難獨叢其禍節下
甚危矣不可不善計今倭未可謂帖無慮也屯戍

尚衆章服不待而刳使入海此為迎封乎偵者陳
雲鴻報固言海東事不可知也外緩兵內執使挾
求亾狀卒然四出以釜山之衆困我兵於東北而
精卒別道突犯清正之退未必計不出此我何待
之軍志曰巧攻不足拙守有餘漢高帝周亞夫以
得天下禦七國 中國今何時十年東征西討士
馬物故帑藏空括求竭而言者動稱進兵滅倭保
朝鮮兵何容易此

陛下所以厭聞而反為賊臣借以成和排衆自結

也王京之役一悞而耗國什二五六年未息
國堪幾悞不破用兵武將之幸非朝廷之福
主上之安利守臣之勝筭也民頗聞其故矣一日
祖發節下必當力爭堅守明辨事勢悟

主伸忠壯威室隙以救權榮之悞以持讒口之執
以銷戎心之觀望以固萬里之干城奠百姓之命
奉

九重之安節下無再計民不敢不言苟邊圉長晏
廟略無失民老山中奉

三詔之而生竊九死之殘骨課子明農以屬詠太
平

天子長日之休休樂無恙矣若其揚波自靖徙薪
不驗狂受妄口之誅謀冒濡尾之吝尤吾願焉松
要歸陰節陽制有備無患為近是善師不陣善守
不知攻兵之本術也民已入道富貴亡所用曰曰
躬執爨煮藥方外人生復與世上爭短長乎隱矣
報

王酬知心五瀝此耳自外勿復有言節下幸知民

意

舟中上寄守道察知張鳳梧公書

十年饑渴名德顛為執鞭幸已為民而望公府邀
馬自知遠嫌猶是牽俗爾春散木堅執萬分無入
節下之臭濫仰品題密接慮在枚十之悞且愧且
奮察落漫遊祖况珍重既阻聲聽遂關面辭縕感
結離與道俱遙明公練猷豈心亮節清韻古之介
士今之望人屈黃流于瓦缶久役在外九列虛次
徵書旦夕卜之人心耳方黨禍傾危國是榛亂

天威不測 朝著如空大賢入佐鴻鈞何以定之
如春陸沉署郎譎諫無術慢世不甘一旦有不自
保墮人雲霧投足越寸終身喪矣以為天下名流
知己太息乎不如消渴老茂陵猶得也業已登道
深抱維谷不謂白日忽成晷靈冥行獨立得無畏
乎先達冠冕頗有惠教以終剪袂津梁梗始出京
口肅械遙謝附呈拙集不得莊啓者欲手勒告虔
且防不虞也嗣此濶絕奉問不時并乞臺下存此
跡炤之幸免大罪主臣主臣

張氏上黃龍先生座師書

春暮經張秋謁卽老夜宴因得陸伯生同談別垂
十五年矣三人秉燭說活旦乃上巳卽君留舟出
酒榼集河干戊巳山清談甚相樂也乃知伯氏名
理大益為河使者河故在腹中挹注不竭為吾師
喜躍子長子駿千年有驂乘矣若夫練于執務而
諳人心或者姬旦之於西伯乎名嗣如此吾師賦
閒閒娛丘壑之年何所不足乎狹耶可畏雷霆不
收當此危日晦乃為榮自恨戒塗倉卒不如土室

中人矣形病心壯生寡宦情一言不當千里江華
堪獻吾師佐醉也昨見彈屠孝廉市虎吠聲牢不
可解奈何深為短氣拙稿附呈并致隱意

過洪寄行河使者張勇之書

東還卧病三歲不湏意長安道生重渡淮幸耳計
行河會故人晤言乃四載循海不能維舟相遲甚
悵也詢使君胼胝勞苦顛瀕白愁念可言紛紛者
多慮分黃到始聞黃河古跡也河赴之已六七年
就勢䟽排玄夷神授水之道也如是耳乃大為

國家喜仁大即勞苦無歎夏后一身偏枯九土平成明德甚遠年位與長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同官久孰使君幹力遠猶異才天授是天為其魚生使君乎仕官所貴見功遺不朽耳玄圭慶成無足為誦如諸公一時禁錮即欲展力何由哉努力勉績故人私欣在宣房之歌矣馬主一折檻遂成名言出事驗然其非願可歎僕冗逆郎差可玩世奈大風思塵汗人熱亟又不易伏知己幸有寄教

寄朱給事仲脩書

扶病到家九死中。得延視息都人士。共詫為廢物
矣。去年始完雙腳。冬暮戒塗。暮春過東光。朝今張
廣文相見。足下里人也。契濶江湖。情感忽至。維舟
寄一信。不勝惘然。屏跡讀騷。况能佳。不每念足下
輒傷板蕩哀時命。今乃賢路一空。願厨之禍。寧可
忍言。僕自卧中。好道都無意。世途神常在。魯城間
已緣通籍。來足未入。朝雄心結。畜未消。忽船中
聞歲聞許。不測小草之愧。深負東山耳。悔可柰何。
寢殿灾

聖上引咎中興有望乎玉環且 賜佇足下還共
佐下風不使抽簪往林澤則至喜不然南遊有約
待足下五湖之濱

復寄馬公子門生紹英書

原草一慟升堂不能復盡杯死生別忽已六年矣
几席寃故人梁頊非昔師期我高足形骸之外今
厓面喘牀褥之餘碌碌何以報地下哉燕勞稠繁
感公子存故人益令故人頗厚公子也事吳事主
空有心耳入長安十六日但完名紙無多見客無

從訪四方名士比明經雲集小待試後廣寄物色
他山之石不如昆吾為公子說經政亦自難今時
事舛逆惡人懷東事大壞海鯨恐不可當堂燕猶
如昨夜獨語淚下三輔肘腋恐足下無愛 國亦
那得無憂家

謝撫軍中丞李及泉老師書

奉違治堂函席十五年矣家艱身病僻卧五湖之
濱問䟽一室之外旌門天遠萬里無由一奏記起
居懷思效知徒此心送黃白于甘棠之下耳百病

餘性端告赴部首夏始入都隨例忌忌須定官
後歸牘馳候節下而忽已放棄江湖攀絕登龍通
利之無報又為師門羞何顧東事憤久矣枝梧八
年危辱旦夕會曹御史既逮

詔獄人人關口而賊臣交結抗

主上兼勘之旨詆疑科臣包羞改使朝廷無復
體面一時義激遂忘侵官業已碎首甘心今得生
還

主恩實如天地飲泣餘息老已耳復何怨但初心

感義本求報

主不敢潔身毫髮無益而丘壑投閒甚違幼志矣
仕委身為天下非借天下為身也相時量入得志
慎慮失志熟慮含章隱忍以就功名自大賢豪傑
事如門生者空言勸去實得罪國家負平生老
師不以責而言使遠來慰言慷慨當此何日忍悻
悻揚揚張顏言名節哉自念心碎矣退彊有事壯
猶之臣效榮盡忠善後濟難大賢命世優為之努
力保德亨屯之講來蹇之朋天下尚可為澤畔引

領望之不勝卷卷門生南北去來不受寸幣老師
二十年故愛不忍言深百拜登賜并附寸草

謝顧憲府

書

狂言無當不能悟

主自取罪斥實切悔恨雖曰生還有幸當此危時
全軀遠去豈非國家罪人哉臺下不責以大義
而取其瑣詞為臣而徒欲一言成名不厚不忠末
之難矣議事易濟事難壯猶扞禦之臣宣力展節
坐致折衝扶九鼎而安之古之社稷臣也豈與窳

言小丈夫同語哉言使厚贐敬謝同憂自不敢以
退為榮安敢以言受賜百稽反幣誠出肺腑幸垂
道諒無罪傲震

復馬漢卿曲周令書

離海三年枕席上得餘息已擬稱五湖漁長老矣
所為復待司馬門平生愛國剛腸未曾一剖耳會
遇時艱柄權奸誤實將以死濟之不期財已罄口
便至削迹此何等時放令閒閒一壑中生豈為無
福乎顧大乖吾初矣往居縣不足死實畏死今欲

待死不令死山中人足樂此去忍言樂哉為臣出
一言幸不幾成名伯氏知吾不伏此不忠也長安
市見劉聘君得小謝已舉庭樹舒華大欣令公勞
苦戴星越瓜不代此可奈何主相塞口如塞河麾
唯恐不盡招寧得有期悠悠遂使封千戶侯白首
乎鬱鬱誠如來言以僕私計 中朝今日終風且
曠矣仕者能變龍為蛇抱頭卷舌飽食祿陽陽可
耳懷發不自忍一見巧而執徂者至矣大者獄小
者逐幽錮弗復見天不如外吏廩廩循理善其地

自暨也。履霜冰至見。跖曰消度時。恐須臾耳。一朝社稷運泰。

主上轉圜賢者得時而駕發揮猶業以佐中興固不願哉士所望要津望此耳詎可欲速小琢乃作僕昔年逃死計亡之乎唯伯氏自溪籌之邸舍見要人叩故人聲甚佳或當代天人異珍重弗自卑視別來有子解誦康鳴慮夙慧未忍教之房中應坐草暫停潞河以待病中悟道文鬼都謝但生羽也謹獻故業塞問。

荅汪觀察書

南遷逢病卧白河兩月焉函一御史數過談談則
神往門下長者矣恨東庑不及一日從事而餘波
溉之何意長者亦以御史臭味相收手交於不介
親於無勢古人用以禮賢其倫品有契於真民非
人也負罪逋生出疆繫念感私墮淚為廣大招民
誠狂錮棄非恨顧東事果壞矣國體倒置矢將
及城猶文詭支吾莫任衣如折俎之計不慮一白
永嘉何救乎此三輔節使干城之憂也門下宣力

善後保塞銷兵 社稷無虞山中安穩采藥苗食
其賜矣自古敗國者半由虛名人門下發慨金陵
誠然金陵欲興治今乃堅釀亂此秦丞相不如也
諛言虎頭蛇尾改換至此夫非昔日矯矯之名德
直臣者乎危哉行半九十志士相勉保之政難權
輿耳昔有一言投分千里同室雖冥無惠辱高賢
下體之收顏疎情親因自忘其交淺言深亦憂天
一誠四海共之余仰祈昭察不次所云

再答南皮李令書

當春百昌生。正秋萬卉彫。必天道至公。且因材而
薦。明府故欲噓其枯澗。其涸功德。乃加于亭毒乎。
始知奪釜羅雀。一時所際。適無賢者耳。昔靈均南
放。招魂獨有門人。廷堅寄謫。便至凍死。城樓人心
相遠。喪世久矣。如明府求之古人。未得多擬。感不
在私。抑屈賈以下同輩。共拜之。昨所執娒娒山野
民小行耳。以拂高義。誠慙失人。夫孺子非力不食。
為陳令下榻處士。甘貧東籬。受王令送酒。賢者信
知度外。何要於白駒隱人。而必溝壑絕一世乎。不

蠲不廣同于非道百里再使敬已登貺道人一家
齋食禁殺牲犧則反之牢者不腆數物匪報也緇
衣難遇附季子之結公孫可乎隱矣交辭何日祝
賢者茂德善世如海大夫非為資局人後義聞入
山中為知己遙拜欣得友矣

謝分守大叅張鳳梧公書

南遷逢病久淹道路過江即遙聞明臺蹤跡卷卷
民乃狂夫耳意概偶激聲實無成何望名德萬一
而俯同氣殷殷之求乎感激泣下尚在備藥外止

田舍又嚴奉

天威義守徃役乃不敢冒焉以戴罪之身詣謁公府又以為明臺念頒飭勞問懷在授餐之章銘不忘矣抑旌招虞人死不敢承昔者士今則民也見且不敢而受既賓之典乎哉

主令抗法而僭禮是臺下之戮民也飲至盛舉尤出逾分且實病不能趨召謹布腹心

又謝張道尊大叅書

民草野固陋竊以

君如父也東西南北唯命敢不安民節而揚揚交
冠蓋之間則是狂言為功而章

主過也故跼伏田畝自絕公府知己驕蹇無禮矣
如偃卧而受上施不唯侵分又重罪焉愚實懼此
耳民故猶人敢援一介為高而避谿壑于大賢之
前自省不愧死乎責論大義乃無所容不得沾沾
守矜刻苛節開罪明堂終負長者敬泥首謝於使
者循躬約禮終自慙心庭見末由民情莫知所申
死罪死罪

荅王木仲書

南遷會張克恭迎之安德驛寄數行相報政計海
內知已有足下識老狂夫赤心耳歸接䟽麻乃知
聲氣有然千里同室古今此理不耗也去國後紛
紛事可痛心內憂且至無問外寧足下見數月來
坐者唯諾言者談笑督責之效至於此尚謂朝
有人乎卒有土崩不可救矣足下憂當柰何讀書
詞知練要慷慨蓋厲刃須之他日定傾與人在此
乎逸民老無世慮一丘栖遲百畝耕織願得高眠

身未復乙集卷之二十八
安享菽布足矣入道五年悟天地根鳥行雀躍逍
遙不知歲便欲携瓢遠遊東跡徧五嶽幼子牽人
未知志未入峰前何日招足下試六著對坐也舊
所著業已寄今將日損矣芳草已棄何所遺遠道
悵悵

與茅薦卿

東信不覺泫然素願社稷有福吾得為狂夫安穩
茹藿老死耳吾言苟效國家何堪長涕長涕遠
島小醜翫吾

名臣于掌上而自恣睢饕餮拔本撤籬以延寇一
動足無復完理矣足下高視局外欲處閒泄泄誰
堪為方叔吉甫奈半生蒿目何作無事馬蹄閒耶
摩刃起舞政英雄慷慨救世奮功名之會足下知
畧壯氣當世所少善自愛卒有故隆中不得抱膝
喟也民隱矣心事付薦鄉耳循良善一邑古人所
嘆要豐年玉未如荒年穀時事至此好善自勵之
初自氣概人長松多磊砢歲寒不容無此物方壯
吾道未可語之彼不知精謂吾枯槁株耳